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東周列國志

【著 馮夢龍 蔡元放】

〔肆〕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东周列国志

著 冯梦龙(明)
蔡元放(清)

【第四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

有崩殒之欲杀其母，便有辄之拒父，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。父子相传，家法如此，较君臣之际，为更甚矣。国虽未亡，而遂以微弱，又何怪乎？

楚建之死于郑，原是自取其祸，怪不得郑人。郑既事楚无缺，白胜安得而报其仇乎？子西之不与是也。白胜乃因此而迁怒，擅杀大臣，又因以废王而思篡位，狂悖无礼之甚矣。卒之身死家灭，为世僂笑，则狂悖适以自速其祸耳。子西之不许白胜以复仇，原没有不是。但不以义理明白折之，却胡卢提开口答应，以致白胜怀愤构难，遂以杀身，可为胡卢提人前车之戒。

凡欲看人事业之成与不成，只看人心之顺与不顺。如齐之陈恒，连弑其君，却安然无祸；卫之蒯聩，父子屡出屡入，而始终不能有国是也。只看楚国两队百姓对叶公两样说话，便知其必能定楚而无难。观白胜无一人之与，便知断不能以成事也。

勾践怀深耻大怨，积二十年之忧勤，养精蓄锐，以求报吴，又有文、范诸人为之左右，其志勇而力全，固有必胜之具，然毕竟是夫差荒淫骄侈，自有灭亡之机耳。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，任用贤良，恤兵力而爱百姓，自足以制越而有馀，何至遂为所灭耶？

范少伯见几远隐，其高不必言，又精于货殖之术，能生财而致富，真是千古奇人。

文、范二人，其才不相上下，后来结果乃竟迥然者，范之识胜故也。多识者强，自昌而昌，少识者茫，远存近亡。知言哉！

话说卫庄公蒯聩因府藏宝货俱被出公辄取去，谋于浑良夫。良

夫曰：“太子疾与亡君，皆君之子，君何不以择嗣召之？亡君若归，器可得也。”（辄曾拒父，明是大逆之人，召使反国，能保无他变乎？此计可笑。）有小竖闻其语，私告于太子疾。疾使壮士数人，载豕从己，乘间劫庄公，使歃血立誓，（儿子与老子歃血，千古奇事。）勿召亡君，且必杀浑良夫。庄公曰：“勿召辄易耳。业与良夫有盟在前，免其三死，奈何？”太子疾曰：“请俟四罪，然后杀之。”庄公许诺。未几，庄公新造虎幕，（幕以虎皮为饰。）召诸大夫落成。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至，袒裘，不释剑而食。太子疾使力士牵良夫以退。良夫曰：“臣何罪？”太子疾数之曰：“臣见君有常服，侍食必释剑。尔紫衣，一罪也；狐裘，二罪也；不释剑，三罪也。”良夫呼曰：“有盟免三死。”疾曰：“亡君以子拒父，大逆不孝，汝欲召之，非四罪乎？”（这却责得有理。）良夫不能答，俯首受刑。他日，庄公梦厉鬼被发，北面而噪曰：“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！”庄公觉，使下大夫胥弥赦占之，曰：“不害也。”既辞出，谓人曰：“冤鬼为厉，身死国危，兆已见矣。”遂逃奔宋。（这是个见几人。）

蒯聩立二年，晋怒其不朝，上卿赵鞅帅师伐卫。卫人逐庄公，（可知是不得人心。）庄公奔戎国，戎人杀之，并杀太子疾。国人立公子般师。齐陈恒帅师救卫，执般师，立公子起。（蒯聩庶弟。）卫大夫石圃逐起，复迎出公辄为君。辄既复国，逐石圃。（没良心。）诸大夫不睦于辄，逐辄奔越。（可知也是不得人心。）国人立公子默，（亦聩庶弟。）是为悼公。自是卫臣服于晋，国益微弱，依赵氏。此段话阁过不提。

再说白公胜（胜为白公，遂以白为氏。）自归楚国，每念郑人杀父之仇，（郑杀太子建，见第七十二回。）思以报之。（不思已过，只是怪人，便不是好人。）只为伍子胥是白公胜的恩人，子胥前已赦郑，况郑服事昭王，不敢失礼，故胜含忍不言。及昭王已薨，（事在周敬王三十一年。）令尹子西、司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，是为惠王。白公胜自以故太子之后，冀子西召己，同秉楚政。（并

无才能功德，妄想非分，岂是好人？）子西竟不召，又不加禄，心怀怏怏。及闻子胥已死，曰：“报郑此其时矣！”使人请于子西曰：“郑人肆毒于先太子，令尹所知也。父仇不报，无以为人？令尹倘哀先太子之无辜，（不为无辜。）发一旅以声郑罪，胜愿为前驱，死无所恨！”子西辞曰：“新王方立，楚国未定，子姑待我。”（如此答应，可笑。）白公胜乃托言备吴，使心腹家臣石乞筑城（今岳州府慈利县有白城。）练兵，盛为战具。复请于子西，愿以私卒为先锋伐郑。子西许之。（又好笑。）尚未出师，晋赵鞅以兵伐郑，郑请救于楚。子西帅师救郑，晋兵乃退，子西与郑定盟班师。白公怒曰：“不伐郑而救郑，令尹欺我甚矣！当先杀令尹，然后伐郑。”（可杀在随口答应上。）召其宗人白善于澧阳。（即澧州。）善曰：“从子而乱其国，则不忠于君；背子而发其私，则不仁于族。”遂弃禄，筑圃灌园终其身。（好白善。）楚人因名其圃曰：“白善将军药圃。”白公闻白善不来，怒曰：“我无白善，遂不能杀令尹耶？”即召石乞议曰：“令尹与司马各用五百人，足以当之否？”石乞曰：“未足也。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，若得此人，可当五百人之用。”

白公乃同石乞造于市南，见熊宜僚。宜僚大惊曰：“王孙贵人，奈何屈身而至？”（岂不闻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？）白公曰：“某有事，欲与子谋之。”遂告以杀子西之事。宜僚摇首曰：“令尹有功于国，而无仇于僚，僚不敢奉命。”（说得是。）白公怒，拔剑指其喉曰：“不从，先杀汝！”（暴得好笑。）宜僚面不改色，从容对曰：“杀一宜僚，如去蝼蚁，何以怒为？”白公乃投剑于地，叹曰：“子真勇士，吾聊试子耳！”（扯谎。）即以车载回，礼为上宾，饮食必共，出入必俱。宜僚感其恩，遂以身许白公。及吴王夫差会黄池时，楚国畏吴之强，戒飭边人，使修戒备。白公胜托言吴兵将谋袭楚，乃反以兵袭吴边境，颇有所掠。遂张大其功，只说大败吴师，得其铠仗兵器若干，欲亲至楚庭献捷，以张国威。（何必亲到？便可疑。）子西不知其计，许之。

白公悉出自己甲兵，装作卤获百馀乘，亲率壮士千人，押解入朝献功。惠王登殿受捷，子西、子期侍立于旁。白公胜参见已毕，惠王见阶下立著两筹好汉，全身披挂，问：“是何人？”胜答曰：“此乃臣部下将士石乞、熊宜僚，伐吴有功者。”遂以手招二人。（乘势就来，骇疾之甚。）二人举步，方欲升阶，子期喝曰：“吾王御殿，边臣只许在下叩头，不得升阶！”石乞、熊宜僚那肯听从，大踏步登阶。子期使侍卫阻之。熊宜僚用手拉，侍卫东倒西歪，二人径入殿中。屹拔剑来砍子西，熊宜僚拔剑来砍子期。白公大喝：“众人何不齐上！”壮士千人齐执兵器，蜂拥而登。白公绑住惠王，不许转动。石乞生缚子西，百官皆惊散。子期素有勇力，遂拔殿戟，与宜僚交战。宜僚弃剑，前夺子期之戟。子期拾剑，以劈宜僚，中其左肩。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。二人死命相持不舍，搅做一团，死于殿庭。子西谓胜曰：“汝糊口吴邦，我念骨肉之亲，召汝还国，封为公爵，何负于汝而反耶？”胜曰：“郑杀吾父，汝与郑讲和，汝即郑也。吾为父报仇，岂顾私恩哉？”子西叹曰：“悔不听沈诸梁之言也！”白公胜手剑斩子西之头，陈其尸于朝。石乞曰：“不弑王，事终不济。”胜曰：“孺子者何罪，废之可也。”（这还算好处。）乃拘惠王于高府，（楚之别府。）欲立王子启（平王子，字子间。）为王。启固辞，遂杀之。（不肯立不为有罪，奈何杀之？暴横如此，安望有成？）石乞又劝胜自立。胜曰：“县公尚众，当悉召之。”乃屯兵于太庙。大夫管修（管仲之后，逃仕于楚。）率家甲往攻白公，战三日，修众败被杀。圉公阳乘间使人掘高府之墙为小穴，夜潜入，负惠王以出，匿于昭夫人（即越女。）之宫。

叶公沈诸梁闻变，悉起叶众，星夜至楚。及郊，百姓遮道迎之。见叶公未曾甲胄，讶曰：“公胡不胄？国人望公之来，如赤子之望父母，万一盗贼之矢伤害于公，民何望焉？”（说得妙。）叶公乃披挂戴胄而进。将近都城，又遇一群百姓前来迎接，见叶公戴胄，又讶曰：“公胡胄？国人望公之来，如凶年之望谷米，若得见

公之面，犹死而得生也，虽老稚，谁不为公致死力者！奈何掩蔽其面，使人怀疑，无所用力乎？”（又说得妙。沈诸梁异姓远臣，何至人心向往若此？一半是素服叶公，一半还是不附白胜。）叶公乃解胄而进。叶公知民心附己，乃建大旆于车。箴尹固因白公之召，欲率私属入城，即见大旗上“叶”字，遂从叶公守城。兵民望见叶公来到，大开城门，以纳其众。叶公率国人攻白公胜于太庙。石乞兵败，扶胜登车，逃往龙山，（山在荆州府城西北。）欲适他国，未定。叶公引兵追至，胜自缢而死。（凶悖人结果。）石乞埋尸于山后。叶公兵至，生擒石乞，问：“白公何在？”对曰“已自尽矣！”又问：“尸在何处？”石乞坚不肯言。叶公命取鼎镬，扬火沸汤，置于乞前，谓曰：“再不言，当烹汝！”石乞自解其衣，笑曰：“事成贵为上卿，事不成则就烹，此乃理之当然也。吾岂肯卖死骨以自免乎？”（此人却好似白胜。）遂跳入镬中，须臾糜烂。胜尸竟不知所

石乞虽所从不正，亦好汉也！“叶公迎惠王复位。时陈国乘楚兵侵楚。叶公请于惠王，帅师伐陈，灭之。（小国而幸大国自取其祸。）以子西之子宁嗣为令尹，子期之子宽嗣为司马，告老归叶。自此楚国危而复安。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。

是年，越王勾践探听得吴王自越兵退后，荒于酒色，不理朝政（有此四字，自然该灭。）况连岁凶荒，民心愁怨，乃复悉起境内卒，大举伐吴。方出郊，于路上见一大蛙，目睁腹胀，似有怒色。勾践肃然，凭轼而起。左右问曰：“君何敬？”勾践曰：“吾见蛙如欲斗之士，是以敬之。”（这是故意做作。）军中皆曰：“吾王及怒蛙，吾等受数年教训，岂反不如蛙乎？”于是交相劝勉，以蛙为志。（原是要你们如此。）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，皆泣别，相语曰：“此行不灭吴，不复相见！”勾践复诏于军曰：子俱在军中者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者，兄归；有父母无昆弟归养；有疾病不能胜兵者，以告，给医药糜粥。”军中感越王之德，欢声如雷。（何患不胜。）行及江口，斩有罪者，以申军

法，军心肃然。

吴王夫差闻越兵再至，亦悉起士卒，迎敌于江上。越兵屯于江南，吴兵屯于江北。越王将大军分为左右二阵，范蠡率右军，文种率左军。君子之卒六千人，从越王为中阵。明日，将战于江中。乃于黄昏左侧，令左军衔枚，溯江而上五里，以待吴兵，戒以夜半鸣鼓而进。复令右军衔枚，逾江十里，只等左军接战，右军上前夹攻，各用大鼓，务使鼓声震闻远近。（欲夺吴兵之气也。）吴兵至夜半，忽闻鼓声震天，知是越军来袭，仓皇举火，尚未看得明白，远远的鼓声又起，两军相应，合围拢来。夫差大惊，急传令分军作战。不期越王潜引私卒六千，金鼓不鸣，于黑暗中径冲吴中军。时天色尚未明，但觉前后左右中央，尽是越军，吴兵不能抵挡，败而走。勾践率三军紧紧追之，及于笠泽。（今松江。）复战，吴又败。一连三战三北，（可知是人心离叛。）名将王子姑曹、公西赤等俱死。夫差连夜遁回，闭门自守。勾践从横山进兵，即今之会稽是也。筑一城于胥门之外，谓之越城，欲以困吴。

越王围吴多时，吴人大困。伯嚭托疾不出。（好货。）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，请成于越王，曰：“孤臣夫差前日自刎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结成以归。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意者，亦望君王如会稽之赦！”时勾践不忍其言，意欲许之。（话最易动人。）范蠡曰：“君王早朝晏罢，谋之二十年，奈何弃之？”遂不准其行成。（恶。）吴使往返七次，种、蠡坚执，遂鸣鼓攻城，吴人不能复战。种、蠡商议，欲毁胥门而入。望见吴南城上有伍子胥头，巨若车轮，目若耀电，须发四张，十里。（怕人。）越将士无不畏惧，暂且屯兵。至夜半，暴风骤起，疾雨如注，雷轰电掣，飞石扬沙，疾于弓弩。越兵遭此死即伤，船索俱解，不能连属。范蠡、文种情急，乃肉袒冒雨望南门，稽顙谢罪。良久，风息雨止。种、蠡坐而假寐，以明。梦见子胥乘白马素车而至，衣冠甚伟，俨如生时。开

“吾前知越兵必至，故求置吾头于东门，以观汝之入吴。吴王置吾头于南门，吾忠心未绝，不忍汝从吾头下而入，故为风雨，以退汝军。然越之有吴，此乃天定，吾安能止哉？汝如欲入，更从东门，我当为汝开道，贯城以通汝路。”（纵是天定，何必又为之开道乎？想亦自欲舒其见杀之怨耳。）二人所梦皆同，乃告于越王，使士卒开渠，自南而东。将及蛇、匠二门之间，忽然太湖水发，自胥门汹涌而来，波涛冲击，竟将罗城荡开一大穴，有瑍蜃（俱鱼名。）无数，随涛而入。范蠡曰：“此子胥为我开道也！”遂驱兵入城，其后穴为门，名曰瑍蜃门，因水多葑草，又名葑门。其水名葑溪。乃子胥显灵古迹也。

夫差闻越兵入城，伯嚭已降，（快得好。）遂同王孙骆及其三子（子友之弟。）奔于阳山。昼驰夜走，腹馁口饥，目视昏眩。左右煮稻，剥之以进。吴王嚼之，伏地掬饮沟中之水，（可怜。）问在。“所食者，何物也？”左右对曰：“生稻。”夫差曰：“此公乱，不得火食走章皇，也。”王孙骆曰：“饱食而去，前有深之灾，暂避。”夫差曰：“妖梦已准，死在旦夕，暂避何为？”乃自己，谓王孙骆曰：“吾前戮公孙圣，投于此山之巔，不知尚否？”骆曰：“王试呼之。”夫差乃大呼曰：“公孙圣！”山中政；“公孙圣。”三呼而三应。（此自深山谷应声，吴人信鬼，内有影子在胸中，故遂以为实耳。）夫差心中恐惧，乃迁于干气（一名遂山，在阳山西南十里。）勾践率千人追至，围之数重。怒作书，系于矢上，射入越军。军人拾取呈上，种、蠡二人同启敬其词曰：“吾闻：‘狡兔死而良犬烹。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。’必死，不存吴一线，以自为馀地？”（虽是欲以自全，其言却亦有涕泣。）种亦作书系矢而答之曰：“吴有大过者六：戮忠臣伍子胥，‘父’也；以直言杀公孙圣，大过二也；太宰谗佞而听用之，大过者，（即此便知伯嚭必不能安于越国。）齐、晋无罪，数伐其国，爱才也；吴、越同壤而侵伐，大过五也；越亲戕吴之前王，不知

报仇，而纵敌貽患，大过六也。（这一过责得更妙。）有此六大过，欲免于亡，得乎？（不说报仇，只似问罪一般，妙甚。）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。今天以吴赐越，越其敢违天之命！”夫差得书，读至第六款大过，垂泪曰：“寡人不诛勾践，忘先王之仇，为不孝之子，此天之所以弃吴也！”（却不在此。）王孙骆曰：“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之。”夫差曰：“寡人不愿复国，若许为附庸，世世事越，固所愿矣。”

骆至越军，蠡、种拒之，不得入。勾践望见吴使者涕泣而去，意颇怜之，使人谓吴王曰：“寡人念君昔日之情，请置君于甬东，（今鄞县。）给夫妇五百家，以终王之世。”夫差含泪而对曰：“君王幸赦吴，吴亦君之外府也。若覆社稷，废宗庙，而以五百家为臣，孤老矣，不能从编氓之列，孤有死耳！”（这还算好汉语，强于蜀后主、陈叔宝许多。）越使者去，夫差犹未肯自裁。勾践谓种、蠡曰：“二子何不执而诛之？”种、蠡对曰：“人臣不敢加诛于君，（这还是春秋时古道。）愿主公自命之！天诛当行，不可久稽。”勾践乃仗“步光”之剑，立军前，使人告吴王曰：“世无万岁之君，总之一死，何必使吾师加刃于王耶？”夫差乃太息数声，四顾而望，泣曰：“吾杀忠臣子胥、公孙圣，今自杀晚矣！”谓左右曰：“使死者有知，无面目见子胥、公孙圣于地下，必重罗三幅，以掩吾面！”言罢，拔佩剑自刎。王孙骆解衣以覆吴王之尸，即以组带自缢于傍。（此人好。）勾践命以侯礼葬于阳山，使军士每人负土一畝，须臾，遂成大家冢。流其三子于龙尾山，（在婺源县。）后人名其里为吴山里。诗人张羽有诗叹云：“荒台独上故城西，辇路凄凉草木悲。废墓已无金虎卧，坏墙时有夜乌啼。采香径断来麋鹿，响屧廊空变黍离。欲吊伍员何处所？淡烟斜月不堪题！”杨诚斋《苏台吊古》诗云：“插天四塔云中出，隔水诸峰雪后新。道是远瞻三百里，如何不见六千人？”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“吴王恃霸逞雄才，贪向姑苏醉绿醅。不觉钱塘江上月，一宵西送越兵来。”元人萨都刺诗云：“阊门

杨柳自春风，水殿幽花泣露红。飞絮年年满城郭，行人不见馆娃宫。”唐人陆龟蒙咏西施云：“半夜娃宫作战场，血腥犹杂宴时香。西施不及烧残蜡，犹为君王泣数行。”

再说越王入姑苏城，据吴王之宫，百官称贺。伯嚭亦在其列，恃其旧日周旋之恩，面有德色。（下流狗才！）勾践谓曰：“子，吴太宰也，寡人敢相屈乎？汝君在阳山，何不从之？”伯嚭惭而退。勾践使力士执而杀之，灭其家，（伯嚭自是该杀，然勾践之杀之，却算无情。）曰：“吾以报子胥之忠也！”勾践抚定吴民，乃以兵北渡江、淮，与齐、晋、宋、鲁诸侯会于舒州，（齐地，陈氏封邑。）使人致贡于周。（此举却好似夫差。）时周敬王已崩，太子名仁嗣位，是为元王。元王使人赐勾践衮冕、圭璧、彤弓、弧矢，命为东方之伯。勾践受命，诸侯悉遣人致贺。其时楚灭陈国，惧越兵威，亦遣使修聘。勾践割淮上之地以与楚，（自削南藩，是失着处。）割泗水之东地方百里以与鲁，以吴所侵宋地归宋。（这却该。）诸侯悦服，尊越为霸。越王还吴国，遣人筑贺台于会稽，以盖昔日被栖之耻。置酒吴宫文台之上，与群臣为乐，命乐工作《伐吴》之曲，乐师引琴而鼓之。其词曰：“吾王神武蓄兵威，欲诛无道当何时？大夫种蠡前致词，吴杀忠臣伍子胥。今不伐吴又何须？良臣集谋迎天禧。一战开疆千里馀，恢恢功业勒常彝。赏无所吝罚不违，君臣同乐酒盈卮。”台上群臣大悦而笑，惟勾践面无喜色。范蠡私叹曰：“越王不欲功归臣下，疑忌之端已见矣！”（雪亮眼透明心。）次日，人辞越王曰：“臣闻：‘主辱臣死。’向者大王辱于会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隐忍成越之功也。今吴已灭矣，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，愿乞骸骨，老于江湖。”越王恻然，泣下沾衣，（分明是假，只看后日待文种便知。）言曰：“寡人赖子之力，以有今日，方思图报，（君王谎也。）奈何弃寡人而去乎？留则与子共国，去则妻子为戮！”蠡曰：“臣则宜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惟王，臣不顾矣。”是夜，乘扁舟出齐女门，涉三江，入五湖。至今齐门外有地名蠡口，即范蠡涉三

江之道也。次日，越王使人召范蠡，蠡已行矣。越王愀然变色，谓文种曰：“蠡可追乎？”（君王谎也。）文种曰：“蠡有鬼神不测之机，不可追也。”

种既出，有人持书一封投之。种启视，乃范蠡亲笔。其书曰：“子不记吴王之言乎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忍辱妒功；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安乐。于今不去，祸必不免！”文种看罢，欲召送书之人，已不知何往矣。种怏怏不乐，然犹未深信其言，叹曰：“少伯（蠡字。）何虑之过乎？”（正恐不过虑者，难保无事耳。）

过数日，勾践班师回越，携西施以归。越夫人潜使人引出，负以大石，沉于江中，曰：“此亡国之物，留之何为？”（此是妒心为虐，其语乃是饰词，读者莫被他瞒过，反失口叹其有识也。）后人不知其事，讹传范蠡载入五湖，遂有“载去西施岂无意？恐留倾国误君王”之句。按范蠡扁舟独往，妻子且弃之，况吴宫宠妃，何敢私载乎？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复迷其色，乃以计沉之于江，此亦谬也。罗隐有诗辨西施之冤云：“家国兴亡自有时，时人何苦咎西施！西施若解亡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？”

再说越王念范蠡之功，收其妻子，封以百里之地，复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，置之座侧，如蠡之生也。（此因少伯已去，落得赚人耳目，不然，请问杀文种是何说乎？）

却说范蠡自五湖入海，忽一日，使人取妻子去，遂入齐。改名曰鸱夷子皮，仕齐为上卿。（这却古怪，何以又要做官。）未几，弃官隐于陶山，（在济南府肥城县。）畜五牝，（五畜之牝者。）生息获利千金，自号曰陶朱公。后人所传《致富奇书》，云是陶朱公之遗术也。其后吴人祀范蠡于吴江，与晋张翰、唐陆龟蒙为“三高祠”。宋人刘寅有诗云：“人谓吴痴信不虚，建崇越相果何如？千年亡国无穷恨，只合江边祀子胥。”

勾践不行灭吴之赏，（可恨！）无尺土寸地分授，与旧臣疏远，

相见益稀。计倪佯狂辞职，曳庸等亦多告老。文种心念范蠡之言，称疾不朝。（何不竟学少伯乎？）越王左右有不悦文种者，潜于王曰：“种自以功大赏薄，心怀怨望，故不朝耳。”越王素知文种之才能，以为灭吴之后，无所用之，恐其一旦为乱，无人可制，“莫须有”三字，何以服天下？）欲除之，又无其名。其时鲁哀公与季、孟、仲三家有隙，欲借越兵伐鲁，以除去三家，乃借朝越为名，来至越国。勾践心虞文种，故不为发兵，哀公遂死于越。

再说越王忽一日往视文种之疾，种为病状，强迎王入。王乃解剑而坐，（有心。）谓曰：“寡人闻之：‘志士不忧其身之死，而忧其道之不行。’子有七术，寡人行其三，而吴已破灭，尚有四术，安所用之？”种对曰：“臣不知所用也。”越王曰：“愿以四术为我谋吴之前人于地下，可乎？”（忍心害理，胡说可恨！）言毕，即升舆而去。遗下佩剑于座，种取视之，剑室有“属镂”二字，即夫差赐子胥自刭之剑也。种仰天叹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大德不报。’吾不听范少伯之言，（谁教你不听来？）乃为越王所戮，岂非愚哉！”复自笑曰：“百世而下，论者必以吾配子胥，亦复何恨！”（却乎与他不同。）遂伏剑而死。越王知种死，乃大喜，（真没良心。）葬种于卧龙山，（在今绍兴府城内。）后人因名其山曰种山。葬一年，海水大发，穿山胁，冢忽崩裂，有人见子胥同文种前后逐浪而去。（附会不足信。）今钱塘江上海潮重叠，前为子胥，后乃文种也。髯翁有《文种赞》曰：“忠哉文种，治国之杰！三术亡吴，一身殉越。不共蠡行，宁同胥灭，千载生气，海潮叠叠。”勾践在位二十七年而薨，周元王之七年也。其后子孙，世称为霸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国六卿，自范、中行二氏灭后，止存智、赵、魏、韩四卿。智氏、荀氏因与范氏同出于荀，欲别其族，乃循智咥之旧，改称智氏，时智瑶为政，号为智伯。四家闻田氏弑君专国，诸侯莫讨，于是私自立议，各择便据地，以为封邑。晋出公（定公子。）之地，反少于四卿，无可奈何。（也就是第二个周室

了。)就中单表赵简子名鞅,有子数人,长子名伯鲁,其最幼者,名无恤,乃贱婢所生。(芝草无根,醴泉无源。)有善相人者,姓姑布,名子卿,至于晋,鞅召诸子使相之。子卿曰:“无为将军者。”鞅叹曰:“赵氏其灭矣!”子卿曰:“吾来时遇一少年在途,相从者皆君府中人,此得非君之子耶?”鞅曰:“此吾幼子无恤,所出甚贱,岂足道哉?”(浅小可笑。)子卿曰:“天之所废,虽贵必贱;天之所兴,虽贱必贵。(达者之语。)此子骨相,似异诸公子,吾未得详视也。君可召之。”鞅使人召无恤至。子卿望见,遽起拱立曰:“此真将军矣!”鞅笑而不答。他日悉召诸子,叩其学问,无恤有问必答,条理分明,鞅始知其贤。(此时方知,不成老子。)乃废伯鲁而立无恤为適子。一日,智伯怒郑之不朝,欲同赵鞅伐郑。鞅偶患疾,使无恤代将以往。智伯以酒灌无恤,无恤不能饮。智伯醉而怒,以酒罍投无恤之面,面伤出血。赵氏将士俱怒,欲攻智伯。无恤曰:“此小耻,吾姑忍之。”(便自不凡。)智伯班师回晋,反言无恤之过,欲鞅废之。鞅不从。无恤自此与智伯有隙。赵鞅病笃,谓无恤曰:“异日晋国有难,惟晋阳可恃,汝可识之。”言毕遂卒。无恤代立,是为赵襄子。此乃周贞定王(名介,元王子。)十一年之事。

时晋出公愤四卿之专,密使人乞兵于齐、鲁,请伐四卿。(错走门路了。)齐田氏,鲁三家,反以其谋告于智伯。智伯大怒,同韩康子虎(韩不信之孙,韩庚之子)、魏桓子驹(魏曼多之孙,魏须之子)、赵襄子无恤,合四家之众,反伐出公。出公出奔于齐。智伯立昭公之曾孙骄为晋君,是为哀公。自此晋之大权,尽归于智伯瑶。瑶遂有代晋之志,召集家臣商议。毕竟智伯成败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

建嗣原为承家，以才智凌人而不仁，便有覆宗之道矣，智果之言，明白确切之至，徐吾之不听，只是把“不仁”二字轻看了。

晋四卿之中，智氏地多而最强，若肯安分守己，谁敢先与为难者？乃先自启衅端，反以速其亡灭。老氏云：“无为福始，无为祸先。”真是千古至言。

段规、任章、絺疵、张孟谈，都是敌手棋子，而絺疵为更雄。智瑶乃不见听，岂非天灭智宗乎？

韩、魏与赵势均力敌，而智氏独强，求地之意，既已皆知其将削三家矣。赵亡，则必及韩、魏，事理亦是显然。三家不共谋于始事之日，直至晋阳垂破，方有张孟谈之说词，其计亦疏而晚矣。使絺疵之说得行，三家其不俱尽乎？吾故曰：智氏之亡，殆天意也。智瑶求地，韩、魏意本不欲，而卒献之者，惧速祸也。赵氏非能强于二家，为赵氏计，亦当阳献地，而阴约二家以图之，方为善着。奈何首撓其怒，而受大创乎？赵氏之不亡，亦有天幸在内。

智瑶不信絺疵之说，所恃者韩、魏二家必喜得地耳。却不想智氏亡，二家独不得地乎？况赵氏亡，二家之得地犹未稳，而且有后忧；与赵氏合谋而灭智氏，则其得地更稳。平日恃其强，以为人不敢害，不知惟其太强，故人之谋害更切也。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其智瑶之谓乎？

董安于、尹铎为治于数十年之前，而其得力乃在数十年之后，贤者之忧深虑远如此。

豫让报仇不奇，奇在第二次。第二次报仇也还不奇，奇在毁形

灭性，以求济事。此其精诚专一，岂复寻常之报仇者所可比哉？宜乎有袍血之应也。为豫让难，为襄子尤难。不难在纵之，而难在避之。至后次之以衣与让，更为好义而豁达。

话说智伯名瑶，乃智武子踰之孙，智宣子徐吾之子。徐吾欲建嗣，谋于族人智果曰：“吾欲立瑶，何如？”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”徐吾曰：“宵才智皆逊于瑶，不如立瑶。”智果曰：“瑶有五长过人，惟一短耳。美须长大过人，善射御过人，多技艺过人，强毅果敢过人，智巧便给过人，然而贪残不仁，是其一短。以五长凌人，而济之以不仁，谁能容之？若果立瑶，智宗必灭！”（有了不仁做根本，便有五十长、五百长，亦只速其祸耳。智果真是解人。）徐吾不以为然，竟立瑶为適子。智果叹曰：“吾不别族，惧其随波而溺也！”乃私谒太史，求改氏谱，自称辅氏。及徐吾卒，瑶嗣位，独专晋政。内有智开、智国等肺腑之亲，外有絺疵、豫让等忠谋之士，权尊势重，遂有代晋之志。（起心不良。）召诸臣密议其事。谋士絺疵进曰：“四卿位均力敌，一家先发，三家拒之。今欲谋晋室，先削三家之势。”（算计未尝不是，只是没天理些。）智伯曰：“削之何道？”絺疵曰：“今越国方盛，晋失主盟，主公托言兴兵，与越争霸，假传晋侯之命，令韩、赵、魏三家各献地百里，率其赋以为军资。三家若从命割地，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，智氏益强，而三家日削矣。有不从者，矫晋侯之命，率大军先除灭之。此‘食果去皮’之法也。”（为己计则得矣，独不思三家无故削地，能不怀愤而虑患乎？）智伯曰：“此计甚妙！但三家先从那家割起？”絺疵曰：“智氏睦于韩、魏，而与赵有隙。宜先韩次魏，韩、魏既从，赵不能独异也。”（只怕未必。）智伯即遣智开至韩虎府中，虎延入中堂，叩其来意。智开曰：“吾兄奉晋侯之命，治兵伐越，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，入于公家，取其赋以充公用。（何以独不割智氏？明露破绽。）吾兄命某致意，愿乞地界回复。”韩虎曰：“子且暂回，某来日即当报命。”智开去，韩康子虎召集群下谋曰：“智瑶欲挟晋侯以

弱三家，故请割地为名。吾欲兴兵先除此贼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谋士段规曰：“智伯贪而无厌，假君命以削吾地，若用兵，是抗君也，彼将借以罪我，不如与之。彼得吾地，必又求之于越、魏，赵、魏不从，必相攻击，吾得安坐而观其胜负。”（是一样主意，却也其心不良。）韩虎然之。次日，令段规画出地界百里之图，亲自进于智伯。智伯大喜，设宴于蓝台之上，以款韩虎。饮酒中间，智伯命左右取画一轴，置于几上，同虎观之，乃鲁卞庄子刺三虎之图。（是有心。）上有题赞云：“三虎啖羊，势在必争。其斗可俟，其倦可乘。一举兼收，卞庄之能！”智伯戏谓韩虎曰：“某尝稽诸史册，列国中与足下同名者，齐有高虎，郑有罕虎，今与足下而三矣。”（这等戏法，也没甚趣味。）时段规侍侧，进曰：“礼，不呼名，惧触讳也。君之戏吾主，毋乃甚乎？”段规生得身材矮小，立于智伯之旁，才及乳下。智伯以手拍其顶曰：“小儿何知，亦来饶舌！三虎所啖之余，得非汝耶？”言毕，拍手大笑。段规不敢对，以目视韩虎。韩佯醉，闭目应曰：“智伯之言是也。”即时辞去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公戏其君而侮其臣，韩氏之恨必深，若不备之，祸且至矣。”智伯瞋目大言曰：“我不祸人足矣，谁敢兴祸于我？”（且看。）智国曰：“蚂蚁蜂虿，犹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主公不备，异日悔之何及！”智伯曰：“吾将效卞庄子一举刺三虎，蚂蚁蜂虿，我何患哉！”智国叹息而出。史臣有诗云：“智伯分明井底蛙，眼中不复置王家。宗英空进兴亡计，避害谁如辅果嘉？”

次日，智伯再遣智开求地于魏桓子驹，驹欲拒之。谋臣任章曰：“若求地而与之，失地者必惧，得地者必骄，骄则轻敌，惧则相亲，以相亲之众，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亡可待矣。”（又是一样主意，然却正似段规。）魏驹曰：“善。”亦以万家之邑献之。智伯乃遣其兄智宵，求蔡皋狼之地于赵氏。赵襄子无恤衔其旧恨，怒曰：“土地乃先世所传，安敢弃之？韩、魏有地自予，吾不能媚人也！”（不与固可，但如此不与法，却不妥当。）智宵回报，智伯大怒，尽